

形而上学与西方思维

谢文郁——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新师说

XINSHISUO

METAPHYSICS AND
WESTERN THINKING



形而上学与西方思维

谢文郁
著

新师说
XINSHISHUO

METAPHYSICS AND
WESTERN THINKING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形而上学与西方思维 / 谢文郁著.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6. 6
(新师说)

ISBN 978-7-219-09652-9

I. ①形… II. ①谢… III. ①形而上学—哲学史—西方国家
IV. ①B0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 270524 号

形而上学与西方思维

谢文郁 / 著

出版人 卢培钊
责任编辑 吴小龙 许晓琰
封面设计 姚明聚 (广大迅风艺术)
责任校对 钟丽丽
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印 刷 广西大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40mm 1/32
印 张 11.75
字 数 284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6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9652-9/B·202
定 价 52.6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谢文郁，广东梅县人，1956年生，中山大学本科毕业（1982年）；北京大学硕士毕业（1988年）并留校任教多年；2000年取得博士学位（美国 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在美国多所大学任教多年后，于2005年回国任教于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暨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从事西方哲学、宗教哲学、基督教思想、比较哲学等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先后出版 *Concept of Freedom*、《蒂迈欧篇》（译注）、《自由与生存》、《道路与真理》、《自由与责任四论》等专著，以及近百篇学术论文。

出版说明

每个时代的优秀教师，都以他们独特的言说影响着时代的精神状况乃至历史走向。今天仍然如此。因是，以出版的形式保存并共享这些珍贵的声音，以加深这种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是我们尝试“新师说”丛书的初衷。

早在人类轴心时代，柏拉图学园的门扉上就镌刻着“不懂几何学者不得入内”，学园里的教师们极深研几，试图以像数学一样精确的方式，对复杂而微妙的世界进行解释和分析，并赋予它们以秩序。孔子杏坛讲学，目的也是传授一种贯通天道与人伦的法则，这种法则既是宇宙的动力，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与内心秩序的基础。此外，他们还试图唤醒一种行动的力量，一种合理塑造这个世界的简便方法。这些，对后世影响至深。

在今天，即使那些最好的教师或许都不再具有以上雄心。但哪怕是出于功利化的考量，他们的工作也并非可有可无。一旦跳出宏大的历史之流，把他们放到具体而微的时代横剖面，我们就能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对经典的熟稔以及对时代的感知，使得传统呈现出历久弥新的光亮，也使得时代的问题在一个不一样的视野中被照察。这些，对于我们处理今天的问题，无疑是富于启示性和建设性的。

除此之外，我们也有着其他方面的兴趣，我们希望保持足够的开放性，以面向世界与人本身的丰富性，以及思想的诸多可能。课堂蕴含着无限宝藏，积历史之厚，展未来之阔，愿“新师说”延续古老的“师说”传统，一如我们先人以及很多文明在传承中所做的那样。

序

形而上学问题是我在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读书时就感兴趣的问题。大三的时候（1980—1981年），我们有一门必修课：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恩格斯谈到，传统哲学的研究范围受到了实证科学的挤压和侵占，在黑格尔哲学形成之后，就只剩下了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问，即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恩格斯理解的辩证法是和形而上学相对立的一门学问或方法论：辩证法是从运动变化和整体全面的角度来认识事物；相对地，形而上学则是一种孤立静止片面的立场观点。恩格斯的这个说法涉及对形而上学的界定，因而也就成了中国哲学界的标准说法。与此同时，我也开始知道一个英文词语：metaphysics。随着阅读的扩展，我对西方哲学开始感兴趣，并很快就发现，西方哲学界关于形而上学的讨论怎么也无法和恩格斯的说法联系起来。为了更好地了解形而上学，我撇下了恩格斯的说法，努力地追踪西方哲学界的形而上学讨论。

我于1994年进入美国克莱蒙研究大学（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攻读宗教学博士学位，以宗教哲学为方向。因为学科的划分，metaphysics 在我的阅读书目中已经不是关键词了。但是，另

一个英文词 ontology 却不断地出现在我的阅读范围中。Ontology 拥有一系列争论不休的中文译名：存有论、万有论、存在论、有根论、本体论、是论等。令我困惑的是，metaphysics 和 ontology 这两个词总是被当作同义词来使用。在我的理解中，由于没有完全摆脱恩格斯关于形而上学的界定，同时也未能深入追踪 ontology 一词的渊源，它们之间的纽带总是不那么顺畅。这种理解上的困惑是动力性的，它推动我在阅读中追踪西方思想史上的相关文本，并在理解上寻求答案。

2002—2004年，我在美国关岛大学教哲学，并连续两年给主修哲学的学生讲授“形而上学”这门课。美国教科书出版市场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当你在大学里准备教授一门课时，出版社就会自动地免费寄送相关教科书。于是，我收到了一批以形而上学为书名的教科书。最后，我选用了 Michael J.Loux 的 *Metaphysic* (London: Routledge, 2002) 作为教材，同时把其他本子作为自己的备课参考书。在这门课中，我与其说是教学生，不如说是乘机全面整理自己这些年来关于西方形而上学的思考，特别是其中的问题意识和思路发展。两年的课程下来，我对于 metaphysics 和 ontology 两词在西方思想史的来龙去脉有了基本的了解，而学生们也越来越能够和我一起进行形而上学式的思考。

2005年，我加盟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重新回到中国学术界。我很快就注意到，与美国大学的哲学教学科目中重视形而上学这门课的做法不同，形而上学问题在中国大学的哲学教学中是可有可无的。我猜想，这可能和恩格斯的关于形而上学的界定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说，中国哲学界关于形而上学一词的理解，总体而言，基本上仍然保持着几十年前的那种让我困惑不已的状况。虽然

有些做西方哲学研究的学者对恩格斯关于形而上学的界定有过质疑，但是，这些学者和我当年的做法极为类似，就是，搁置恩格斯的界定，直接跟随当代西方哲学界的讨论。于是，关于形而上学一词的使用，中国哲学界目前存在着两种似乎毫不相关的用法。

还有一种做法，中国思想界有些学者在西方形而上学的影响下，开始探讨中国的形而上学。就我的感觉而言，这个研究冲动的基本预设是，西方有形而上学，我们也有形而上学。考虑到中国思想史上有“形而上”和“形而下”的说法，学者往往就在这个思路中进行中国形而上学研究。或者说，他们的基本思路是企图发展一种讨论“本体”的学问。这个研究主题也常常称为“本体论”。不难指出，它和西方形而上学的研究主题相去甚远。不过，西方形而上学还有另一种说法：ontology。人们往往把它错误地译为本体论。在“本体论”这种译名的阴影中，人们把西方的形而上学当作研究本体的学问也就不足为奇了。于是，在中国哲学界，我们有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说法，对应于西方的 metaphysics 和 ontology。这当然就进一步混淆了西语中的形而上学一词的使用。

这里的问题涉及西方哲学界关于形而上学一词的使用问题。作为一门学科，西方思想界关于形而上学的使用还是相当清晰的，并没有太多的含糊。简单来说，巴门尼德提出主词界定问题之后，关于系词的研究（ontology，本书采用“系词论”这个译名）开始形成一门学科。苏格拉底—柏拉图认为可以通过对话—辩驳—澄清语义的方式来处理系词问题，亚里士多德则在形式逻辑研究的基础上把主词界定问题转变为实体或本质问题。前者称为辩证法，后者称为形而上学。也就是说，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是两种关于系词的研究，它们都是 ontology（系词论）。

对于中国思想界来说，形而上学一词是译名。它不是在中国思想史土壤中生成的，而是在西方思想史中逐渐成为一门学科的。因此，追踪并展现西方形而上学的问题意识和思路发展，对于我们理解形而上学一词的使用就是基础性的。考虑到西方形而上学在西方思维中的基础性地位，我觉得，追踪西方形而上学的问题意识和思路发展是一件值得努力去做的事。正是因为这样的想法，我决定（大概是2006年）在山东大学开设全校性选修课“形而上学和西方思维”，力图给听众提供一个完整的作为学科的形而上学概念（包括问题意识和思想线索）。我在想，如果我们对西方形而上学作为一门学科尚缺理解，如何能够在汉语语境中进行形而上学研究呢？所谓的中国形而上学如何能够凭空而起呢？

在教授了两年西方形而上学课程之后，许多同学跟我说，他们在上课时常常有眼睛一亮的感觉。一个学期下来，他们的眼界大大地开拓了，对于西方哲学史发展线索有一种亲切的感受。那种以为形而上学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学问的感觉消失了，反而发现它是一种直接可用的关于自己的生存与思维的分析方法。同时，他们还表达了一种愿望：能够读到写的西方形而上学教科书，有了这本教科书，更多的读者就能够直接感受西方形而上学的思想力量。这个建议虽然有吸引力，但是，我发现自己还有一大堆写作计划，一时半会儿还轮不到这部教科书。于是，我没有采纳这个建议。

2014年，我再次开设“形而上学和西方思维”这门课。山西大学的李勇教授（我的博士毕业生）听说后，便鼓励我把讲稿整理出版。同时，在他的推动下，谢丁坚同学对这门课程进行全程课堂录音，并组织安排人马根据录音转为文字。他们的转换文稿反过来就逼着我对整个文稿中的文字和思路进行全面整理。于是，我们就有

了这部书稿。为此，我要感谢所有参与者，他们是（按姓氏拼音顺序）：冯传涛、高仁珠、林旭鑫、孟祥颖、任一超、王效良、魏峰、谢丁坚、谢一批、许欢、叶剑宏。没有他们的工作，我估计这部书稿的完成将遥遥无期。

读者可以感受到，这个书稿的文字有明显的口语化痕迹。而且，由于是课堂讲课录音，书稿不是面面俱到地堆积各种观点和材料，而是顺着思路进行演绎。比如，一个思想家提出一种原则性的观点，我便围绕这个观点进行深入分析和论证，力图完整地呈现这个观点的根据和视角。因此，书稿所展示的乃是一个个具有内在结构的学说。当然，这些学说在西方思想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有过重大影响，是思想史发展的关键环节。不过，我在讲课时并不涉及文本分析和文献引证，并且，我在整理书稿时也没有刻意地补上这些材料。从学术的角度看，本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著作。我和出版社的基本约定是，这本书面向的读者主要是普通思想者，而不是专家。西方形而上学作为一门学科只是提供一种思维方法，因此，如果读者在阅读这本书时发现自己开始进入并掌握一种新的思维方法，那么，本书的目的就达到了。

当然，我也希望这本书能够对学术界说话。曾经有一段时间，中国思想界经历了一个没有学术的时代。那时，人们发表“学术论文”可以完全没有文本分析和文献引证。这种情况导致了这样一种学术状态：人人都可以毫无文献基础就胡说八道或者顺手牵羊而不列出处就随意发挥。过去二十余年来，学术界要求回归学术的本来状态。我觉得，这个回归应该进一步推动。文本分析和文献引证是人文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不过，这些年来，人们走向另一个极端：为学术而学术。学术规范的原意是要求学者有根有据地表达自

己的研究成果和思想观点。如果没有自己的独特研究和原创想法，表达也就没有必要了。不幸的是，我们现在可以读到很多著作，就其学术形式而言相当华丽，读下去就是发现不了其中有什么独特的研究和思考。这种学术倾向也是需要纠正的。本书虽然只是讲课录音整理文稿，但是，其中的叙述、分析和论证都是有根有据的。这些年来，我就西方形而上学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的学术论文。读者如果想更深入地了解本书中某些观点的文本分析和文献来源，需要进一步阅读我的那些论文。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代西方哲学没有放弃形而上学主题。这些年来，中国哲学界的西学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为了与国内学界接轨，我每整理好一讲，就把它贴在我们一个读书 QQ 群里，供大家批评。特别地，我把最后三讲的原始文稿寄给了一些相关同行审阅，他们提出了相当尖锐而直接的批评。我十分感谢且十分重视这些批评意见，并努力吸收它们的养分而修改文稿。不过，我发现，我和这些同行之间在某些文本的阅读和理解上还是有相当大的分歧。我想，这些分歧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文本分析和讨论来磨合。因此，我没有在这部文稿中呈现或讨论这些分歧。

值本书出版之际，我要感谢广西人民出版社的吴小龙编辑。他在我联络时特别提到，他在山东大学读书期间听过我的一些课程，对我讲授哲学的方式和思路都有深刻印象。我在整理本书稿的过程中一直得到他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起初，出版社邀请我出版在山东大学的讲稿，目的是出版一本通俗的哲学著作。通俗当然不是庸俗。哲学本来就是通俗的，它起源于人在思想中遇到的理解困境，推动人进行思想，寻求方法和途径以摆脱困境。哲学不应该只是提供一些玄乎其玄的名词和一些道

理不通的论证，使人敬而远之，更加困惑。我认为，对于任何人，只要他愿意思考而求助于哲学，哲学就必须给他提供思考方法。我希望读者在阅读本书时能够感受到思想的乐趣和力量。

我愿把本书献给思想者！

谢文郁

2016年1月21日

目 录

第一讲 形而上学的起源 _001

- 一、总论_001 / 二、荷马史诗和神话思维_009 /
- 三、本源概念和经验思维_016

第二讲 系动词和论证思维 _027

- 一、巴门尼德的“它是”_029 / 二、论证与语言_039 / 三、主词界定问题_044

第三讲 寻找真正的善 _050

- 一、回归生存问题_051 / 二、生存与善_056 /
- 三、真正的善_061 / 四、真理问题_068

第四讲 界定真理概念 _075

- 一、两种认识途径_076 / 二、真理标准问题_080 /
- 三、恩典真理论_087

第五讲 情感的赋义功能 _099

- 一、情感指向及其对象的实在性_100 / 二、情态
- 句及其真值分配_104 / 三、情感与主词界定_110 /
- 四、上帝是可以谈论的吗? _117

第六讲 实在论的抽象存在 _125

- 一、三种对象的实在性问题_126 / 二、波菲利之
- 问_133 / 三、抽象存在和概念体系_141

第七讲 唯名论：回归认识论 _150

- 一、实在论者的困境_151 / 二、唯名论出场_156 /
- 三、认识对象问题_165

第八讲 经验论和经验世界 _174

- 一、命名、指称和同一性问题_175 / 二、界定经验世界_179 / 三、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_188 / 四、认识论中的情感因素_196

第九讲 本质和同一性问题 _204

- 一、如何界定一个人? _205 / 二、同一性的语言分析_211 / 三、语境分析_220

第十讲 主体理性、必然性、可能性 _232

- 一、主体理性主义 _233 / 二、必然性信念_242 / 三、变化与可能性_250

第十一讲 本质与赋义：现象学分析 _261

- 一、本质直观：意义生成过程分析_262 / 二、意向性：如何呈现对象? _272 / 三、主体和主体间性_283

第十二讲 语言分析：规则与赋义 _293

一、语言与世界_294 / 二、语言游戏与游戏规则_305 / 三、私人语言问题_316

第十三讲 可能世界与偶态分析 _325

一、可能世界与实在性_326 / 二、可能世界与现实性_333 / 三、如何认识可能世界? _340

附录：人名地名表 _353

第一讲 形而上学的起源

一、总论

作为题解，我想指出，在中国思想界，形而上学一词的理解和使用有两个误区：一个是把形而上学当作一种关于本体的学问（和研究现象界事物的学问相对）；一个是把形而上学当作一种片面的、孤立的、静止的思维方式（和强调整全、变化、发展的辩证法相对）。我想先澄清一下这两个误区。

关于第一个误区，人们往往会从中国传统哲学的用词出发，望文生义地认为形而上学乃是研究“形而上”的事物的。在中文表达中，“形而上”这个词很早就有了，如《易经·系辞上》就有这样的文字：“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里的“道”乃是支配万物运行的内在力量，是现象背后的存在。它不是感觉对象，而是思想对象。因此，形而上学作为对“道”的研究是一种纯思辨的